



序

竊聞哲后納言良臣

進說相得益章故化

流政舉史簡垂休焉

書曰爾有嘉謨嘉猷



入告於爾后求言之
詔也子輿氏曰諫行
言聽膏澤下於民聽
言之益也李文靖曰
人主當使知四方艱

難進言之心也爲上
爲德爲下爲民孰不
以言哉雖然亦顧其
遭遇何如耳唐魏徵
勸太宗行仁義封德

身
彘非之謂迂濶而不
足爲太宗毅然納徵
言貞觀之初斗粟十
錢斷獄四百湛恩汪
濊化澤翔洽論者遠

比成康近擬文景太
宗乃歎曰惜不令封
德彘見之於戲懿矣
使非君明如太宗臣
良如魏徵在上者必

猶豫而不果行在下
者必沮喪而不更進
烏由臻此哉是可知
咸有一德君臣道合
爲興業之根氏致治

之權輿也余每粵稽
古名臣未嘗不景企
徽風讚述亮節輒挈
然而高望曰使當吾
世而覲止雖爲執鞭

亦所忻慕然古人之
所以得此者則亦極
難矣蓋一介四知名
節稜稜非廉不威也
觀時審勢哲謀炳炳

非識不斷也弱不扛
鼎鈍不追駿非寸不
濟也日中必彗捺刀
必割非斂不成也山
崩而色不變麋興而

目不瞬又其膽足而
氣定也數者皆備而
後可以見信於同列
而後可以進言於大
廷而後可以施澤於

間左有不行行則良
法美意有不言言則
崇論竝議如賈太傅
之十策陸宣公之奏
章富鄭公朱文公之

條議洵金石不磨而
椒萑維馥矣顧安得
當吾世而儼然覲之
乎洪惟我

振翁于老公祖德才峻

偉氣節挺拔治行卓
越古罕其儷誠天之
珠斗地之岱宗人之
威鳳也曩者令樂亭
爲金清惠公所知牧

潞河爲于清端公所
知一薦而五馬再薦
而二千石可不謂懿
乎宋陳述古在經筵
薦司馬溫公等三十

人後皆爲名臣人美
其剡章曰古靈薦稿
美述古乎美司馬諸
人之受知於君子也
公之受知於兩公厥

美詎有遜歟不寧此
也公守江寧丕績茂
登頌聲藉甚甲子冬
六飛南巡採聽輿歌無異
張堪之在漁陽黃霸

之在潁川就

行在特擢安徽七郡三州
按察使是又受知於
堯舜矣旋而復

簡任治河公拯溺心殷

持議語切慷慨披陳

至勤

聖主之疇咨公卿之風議
而謇謇俊概諤諤昌
言蜚聲

彤陛傾動鷓班不知逞

代名臣孰可舉似也

未幾

特簡中丞填撫畿輔受

知愈淡圖報則愈摯

享月
仔荷愈重節才則愈
彰兩載以來允矣赤
縣澄清黔黎保乂已
鐘鼎可銘簡編可紀
豈不麟麟炳炳耶凡

此者皆公之立德立
功也厥初實無一不
本於立言往聞公疏
每達公車

當宁爲之動容在廷爲之

享月
傾聽熙熙然競相傳
頌六曹無有格而不
行者卽間以例沮旋
奉

明綸悉如公指以眎賈陸

諸君子不更爲奕奕
也乎其德傳其功傳
其言亦宜以傳頃者
當事諸大夫彙公疏
草請鏤梨棗昭示吏

民閱三月而告竣乃
貽一冊於余屬爲之
序余曩備員內閣得
公奏章莫不手披而
心識茲且喜窺全豹

如對金滕之篇矣帙
中首載公

陛辭時奏對語甚詳

綸綽春溫訐謨石畫舜典
湯命不足云古繼載

新諭褒美丕績特晉宮銜
用以風厲群工鼓舞
後効煌煌昭備猗歟
休哉

君恩如天臣節似水竒逢

曠典徃牒所稀卽此
已足以壽金石光竹
帛矣矧六十一章又
皆本仁祖義開誠布
公爵爵而皇皇也耶

竊讀明晁璠名臣奏
議序云繼自今上自
九曹下逮百司有能
取諸名臣之所已試
者擇善以從則法相

因而事易治道相繼
而政自通信斯言也
讀公疏稿者當不徒
揚於感頌焉而已矣
康熙歲在丁卯菊月中

淳治年家眷弟清苑
郭棻頓首謹序



序

今之直隸古之畿輔
也京師惟大京兆得
而專治之左馮翊右
扶風太守亦得而分

起序
治之不設方伯不建
連帥其權比於藩鎮
制府焉漢張敞唐韋
弘機宋包文拯遞著
聲績烏奕百古大抵

廉生威公生明也史
冊所傳媿匪一二而
惠澤鴻龐風猷峻厲
至今膾炙人口聞之
古云左史記言右史

起月
記動記人君也而人
臣之徽勲亮節遠猶
辰告亦得並登汗簡
獨是三君子者其行
班班其言寥寥是職

何故歟考其當時皆
得專兵皆得徵聘名
士皆得懲治豪右有
不行行則風雷震動
矣無俟請於九閭也

趙貞
無須咨諸兩制也蓋
其所行卽其所言爾
疏奏文告皆不之傳
後世則不然有言責
者無官守有官守者

道三
無言責功名聲譽遂
岐其塗試取古名臣
奏議讀之坐而言起
而見諸行者能有幾
耶卽賢如賈董忠如

魏陸豈不懇懇惻惻
蹇蹇諤諤可歌可頌
而其間亦拒納相半
耳故爲人臣者毅然
而行不顧利害不識

忌諱者則有之慨然
而言輒邀聽納悉見
施行者古今常不多
覲焉漢光武哲主也
弘農可問河南南陽

起序
不可問當時公卿將
相未聞此語惟陳留
小吏附會計之書而
言之彼垂紳載笏紆
朱拖紫者豈繫乏人

或攢眉於不可言或
咋舌於不敢言是以
無言以其言之不行
耳惟其無言則言之
者貴矣惟其言而不

行則行之者榮矣我
振翁于老公祖世胄人
傑方讀書稽古時卽
慨然以弘濟爲念迨
筮仕樂亭見民間疾

苦如痾瘵乃身有不
克行者卽言於太守
不得則言於監司臺
使再不得則言於填
撫中丞必行而後快

走月
金清惠公常稱之爲
濟世弘才嗣是牧潞
河其事益難言其言
益難行公不以爲難
潞河之民賴以遂其

道亭
生于清端公常稱之
爲斯民保障爲令爲
牧十餘年間知無不
言而言無不得所
嗾者間有不得於六

曹耳及守江寧東南
都會弊藪姦藜蛇蟠
虎踞公曰是不可以
口舌爭也毅然行之
耳既行而後言則器

無所忌而肘無或掣
江左之民又賴以遂
其生及承

特簡爲觀察使公曰吾可
以遂吾行矣吾可以

邕吾言矣未幾而又
拜督理疏濬下河之
命公曰此七邑民命攸繫
也勢難先行而後言
於是言於治河之大

臣不得則又言於司
空再不得則言於

當宁誠所謂懇懇惻惻
蹇諤諤者耶公之所
以斷斷出此者豈有

他哉無非仰體

聖主軫卹民隱之至意期
於帑藏無繁費閭閻
無勞擾乃言底可績
耳推是心也可以燮

諧六府可以節鉞方
州寧祇欲拯此七邑
已也未幾而果拜填
撫畿輔之

命公官畿東最久地方利

病民生憂樂洞若觀
火況曩之言而不克
行與知而不克言者
有概於中且匪伊朝
夕矣乎

陛辭時承

聖主恩隆意美獎勉備至
遭逢爲盛迺者

璽書特褒宮銜寵晉公之
感激圖報抑又何如

也砥冰檠之捺持山
嶽之體勤宵旦之勞
殫圖籌之智如是者
二載千里之氓登於
衽席沐浴咏歌誠樂

不可支已乎百城之
吏稟其覲畫旬宣黽
勉誠文武爲憲已乎
下民允懷

上帝降康雨暘時若豐年

走月
穰穰公亦可以上答
廟堂俯慰黎庶樹豐績流
永譽也夫然而未艾
也茲者梓其疏稿勒
爲一編屬余爲序余

受而卒業不禁忻慕
而禱頌焉懿矣乎嘉
言其孔彰已昔人有
名臣言行之錄有名
臣奏議之編有名臣

起序
經濟之集公之疏稿
足備三義何則公之
言皆公之行也公之
奏議皆公之言也公
之言行皆經濟之實

也立德立功立言胥
於是乎在矣

康熙丁卯菊月下浣之
吉治年家眷弟玉川
趙之鼎頓首謹序



序

壬戌癸亥間于公北

溟以清望重臣總制

兩江一時長吏咸爭

自濯袞而其中循卓
尤著者則維江寧舊
太守于公振甲振甲
之守江郡實北溟薦

之也故其感奮益力
而砥礪益嚴予也疴
臥石城罕與世接北
溟念齊安一日之舊

常常過從振甲以北
滇故亦特爲加禮而
予因得周旋於二公
間無何甲子初夏北

滇以勞瘁卒於官江
南爲之罷市而予與
振甲則尤抱斯人之
痛者也是年冬十月

恭遇

至尊巡幸至金陵訪知二

公之治行予適蒙

宣召亦爲之極口二公夫

予豈有私焉

清問之下無敢不正對耳

踰月

至尊回鑾加賜北溟卹典

特優而振甲亦有上
江觀察之擢矣乃未
數月復由觀察特晉
僉憲巡撫畿輔蓋畿
輔素號稱難治務在
得人而又爲北溟所
過化之地是

天子儼然以待北溟者待

振甲矣振甲

陛辭之日侃侃面陳亦欲

以北溟之治畿輔者

報

皇上迨抵任之後興利除

弊弭盜安民諸所設

施實無一不步趨北

溟

天子聞之大為嘉悅顧左

右曰兩于成龍果相

若也朕心用慰矣於

是

特詔吏部加宮保銜以示

優眷良駟文鏐之錫

便蕃不絕海內爭傳

而榮之夫二公之搯

履同幹濟同其姓名

恰同而特被

恩遇則又同兩賢並峙輝

映接踵將千載而下

頌

聖主知人之哲而予亦得

猥託於薦賢爲國之

誼斯其慶幸爲何如

哉雖然予因之有所
感矣學者一行作吏
委身事君上則知有
宗社下則知有生靈

而已他何計焉至於
升沈顯晦類有天焉
以主之而絕非人力
之所得與況

聖明在上洞照幽隱黜阿

獎墨事理較然如二

公者孤踪介搯可質

鬼神初何嘗借資於

聲援之助而仕途騰

達一歲九遷

恩禮之隆至爲史冊所罕

見彼回邪狂惑之子

終日紛拏希心詭遇
究其所獲果孰與二
公然後知

聖天子轉移振作之微權

誠非尋常之所可測
識而重嘆夫營營逐
逐者之竟何爲也今
振甲將梓其撫直疏

議以行世而特屬弁
語於予予固雅悉二
公之顛末遂颺言簡
端以誌盛美且爲士

類示勸云

康熙丁卯日躔星紀之
次潯川熊賜履謹題
於秦淮精舍



序

大中丞于公撫畿市二稸德澤翔洽聲績
 烏奕遐邇聽觀者若景星卿雲之輝絢
 日觀珠斗之喬巖也上信下從致勤
 聖天子下璽書晉崇秩休嘉顯爍可不謂隆
 乎逖考祁姚之代博徵炎午之朝所稱
 喜哉起哉若魚若水者曩今蓋不相讓
 晚近庸足述也雖然臯禹無謨疇章厥

古月
勲賈董無策疇藏厥學旂常固有銘也
金石固可勒也而竹冊可無篋箸也哉
公之樹駿流鴻也豈不自謂爲政不在
多言乎而子輿氏曰諫行言聽膏澤下
於民然則言也者亦功之基而德之輿
也古人故列爲三不朽況有德必有言
闕之而莫可闕彰之而斯益彰耶我公
撫畿詎徒以言匪徒以言而慷慨入

告剴切敷詞靡非爲民請命爲

國宣猷也二稔以來蓋已仁言稠疊碩論
斐媿焉唐陸宣公俊猷亮節匪第以言
而奏議一編冊府藝苑珍若天球大貝
豈繫崇辭其人重故其言重其言傳故
其功與德傳而一心一德之休上格下
被之盛斯以隆隆而悠悠已公之奏疏
壽之梨棗洵不可緩獻徵以弁謏備員

明刑簡孚明允濶愍弗稱弗第行不敢
越畔而言亦不敢越俎早夜黽皇兢兢
乎期以仰體

聖主清問五聽三宥爲閭閻灑沉澹灾舒鬱
釋憊猶恐弗勝安有涓埃足資採擇者
日侍函席承公爰咨不倦每論一事利
病昭晰與革顛畫及疏草成則愷惻溢
於行墨慤懇蘊於楮牘實有足以上感

宸聽而下求民莫者矣今政和民寧貪殘不
梏而止良茂不旌而勸治效彰彰且恭
逢

聖主嘉惠畿輔蠲租肆赦因感

帝心降康有幹有年八郡百邑胥登衽席語
云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茲其時哉於是
請以撫直奏疏付之剞劂公曰是不可
以示人也余遭遇

聖明特達有知遷擢不次卽鞠躬盡瘁捐糜
頂踵莫可報稱萬分之一況所陳請多
奉

特旨允行堯仁如天舜德如日華封人之言
則可紀也是烏可詡詡示人哉獻徵與
同事諸君子進而言於公云翼翼小心
謙謙大德洵可拜服信如公言則尚書
有典而無謨矣史冊有紀而無傳矣是

奏疏也正所以宣揚

主德而曉喻民聽爾詩不云乎辭之輯矣民
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公何遜謝
之有公感於斯始輯成帙畿之縉紳先
生文學作者且序且讚珠玉在前矣獻
徵受

國殊恩席家餘蔭仕學雙劣豈敢搽翰挾
蒸形穢貽誚然巨室之構不棄棗櫨他

山之採不遺礪礪 獻徵之受公陶鑄者
蓋非淺渺故不避巴俚綴言編末聞之
先正有云後人讀朱文公集以講解經
義諸篇為理學宗旨不知文公一生學
問都在進呈劄子與在外條教案牘中
於乎知言哉覽公疏稿者其謂之何

皆

管理直隸刑名兼理驛傳事務巡道僉

事屬吏胡獻徵頓首拜撰



序

嘗聞千里之畿天子自治之厥政果安
在哉禹貢首紀冀州曰厥土惟白壤厥
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中又曰五百里甸
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
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辨土宜量財
賦分道里而已所謂班朝治軍蒞官行
法者則王朝所行於九州者也而畿以

內統是焉亶乎畿甸之綦重也哉漢唐以後其制屢更天子不自治特遣公卿或持斧衣繡或設纛建牙開府之權於是乎最要而承流宣化錢穀兵刑厥有攸司巡撫中丞實是統之我

朝開國四十餘年他官間有更置惟督與撫無大變易者惟其人不惟其官也邇者聖天子嘉意治行澄叙時舉廷推之官其慎

其難荷

特簡者常什之三焉乙丑直隸撫軍缺推舉皆無當九卿慄然時今

中丞于公以江南廉使奉

命治河面陳䟽濬海口要務諤諤侃侃爲朝右所欽慕衆欲推轂而例難越及不無嗛嗛一日

上顧謂輔臣曰按察使亦可用以巡撫乎對

日凡出

睿簡安有例拘於是我公受茲

寵命瀕行入辭

上褒美備至諄諄以奉公守法潔已率屬相
誠勉且念畿輔盜源未弭豪強肆割非
大剗之不可旋指灰車一役病民爲甚
公感激圖報之意久以自矢當斯

天威咫尺披肝膽瀝忱悃蓋知無不言而言

無不盡也婉於古君臣咨傲豈不更休
哉受事之日文武將吏夙凜風裁無不
精白恪謹思左右自効稍稍表見洵吏
治民風丕變之大機會也公廉正有峻
標而容詢利弊勸諭屬僚仁義之言藹
然春溫弘祚以天津道監司忝受
廷推來總理錢穀未及一稔也方瞿瞿然
思不勝任何克以寸壤細流爲高深之

助歟然備員中外竊自砥礪不欲貽譏
素餐凡畿內田畝之變遷財賦之贏絀
民生之憂樂官評之臧否向之所爲有
概於中口緘而不敢開眉攢而不可爲
者至此則無不獲傾吐於公前矣公復
斟量重輕權衡難易次第入

告悉見施行畿之民途歌巷詈所爲感頌

皇仁者則亦群咏樂只君子也兩載之間凡

章疏達政府文牒至六曹三事大夫競
取而讀之如見賈太傅諸策陸宣公諸
奏議者然古云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
朽於戲公其備矣乎史簡載其嘉謨海
寓傳爲碩畫於時繹思昔人輯古名臣
奏議每恨其少致嘆當其時者不爲彙
成一編昭示來許若有餘憾弘祚與同
事諸君子間言於公請出兩年章奏梓

朱序
而存稿公不謂然至再三始付剞劂仁
言利溥嘉猷孔彰自是編出賈董晁陸
不得顯美於前矣覽者謂是爲公之言
乎抑爲公之功與德乎當必有定論也
敬爲卮言爰綴鴻制云

時

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菊秋之吉管
理直隸錢穀守道叅議屬吏魚丘朱

弘祚謹序



朱序

五



